

〔英〕弥尔顿著

---

# 复乐园

\*

# 斗士参孙

\*

# 短诗选

---

朱维之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John Milton  
PARADISE REGAINED  
AND  
SAMSON AGONISTES

本书根据“*The Poetical Works of John Milt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08年版本译出

复乐园·斗士参孙

(英)弥尔顿著  
朱维之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新華書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8.75 插页 3 字数 166,000  
1981 年 12 月第 1 版 198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册

书号：10188·247 定价：(六) 0.74 元

# 弥尔顿和《复乐园》的战斗性(代序)

## 一 弥尔顿在革命的思想战线上

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伟大诗人弥尔顿(John Milton, 1608—1674)可算是一代的巨人，他的一生是十七世纪全欧洲文化史的基石。他不但是十七世纪最杰出的诗人，也是杰出的政论家，同时又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中主要的实践者。

十七世纪的英国革命，是十八世纪法国革命的原型。<sup>①</sup>在思想上也是这样的。弥尔顿的思想，代表了十七世纪新兴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思想；他的理想，代表了当时一般人民的理想；他的政治思想是十八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的启蒙者。恩格斯说道：

如果说，法国在上世纪(指十八世纪——笔者)末给全世界做出了光荣的榜样，那末我们也不能避而不谈这一事实：英国还比它早一百五十年就已经做出了这个榜样，而那时法国还根本没有准备向英国学习呢。至于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家伏尔泰、卢梭、狄德罗、达兰

---

<sup>①</sup> 王以铸译：《新编近代史》第583页。

贝等阐明的那些思想，不是首先产生在英国又是产生在哪儿呢！我们决不能因为弥尔顿（第一个为弑君辩护的人）、艾尔杰楠·悉尼、博林布罗克和舍夫茨别的继承者比他们先辈更为出色，便忘了他们的先辈。①

这是对弥尔顿最正确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看法。恩格斯拿弥尔顿对弑逆加以辩护这样英雄的行动来代表他的思想，那是极其简洁的说法，提纲挈领的说法。我们也可引用柯根《世界文学史纲》上的一段话来作为恩格斯这句话的注解。他说：“弥尔顿是……人民的至上权利的拥护者。未到卢梭的时代，他便已宣布：人们是天生自由的，国家和政权制度的形成，是自由契约的结果，人们的随意行为；那些由最聪明、最善良的公民中选拔出来的国王和官吏，应该保持合法性和慈爱。他还比十八世纪另一位伟大的哲学家孟德斯鸠的学说，更有先见之明，就是建立分权的原则，指明立法应属国会，行政则划归于国王。在 1644 年，他那拥护出版自由的热烈演词 ‘Areopagitica’ 就已经出版了。”②

《Areopagitica——论出版自由的演说》是弥尔顿许多精心撰述的政论小册子中最重要的一篇，是他在 1644 年 11 月间向英国国会提出的演词，是一篇辞气磅礴，慷慨激昂的万言书。1788 年，法国大革命的前夕，米拉博 (Mirabeau) 发

---

① 恩格斯：《路易·勃朗在第戎宴会上的演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 卷第 425 页。

② 据杨心秋等译：《世界文学史纲》，第 177 页，文字上略有修改。

表了一篇论文，题名《论出版自由，仿弥尔顿》，一出版，立刻就卖光，后来又重版了几次。俄国第一次革命，即 1905 年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时期，弥尔顿的演词被译成俄文，不管沙皇警察怎样的干涉，仍能大量地发行。<sup>①</sup>可见这个小册子不但对法国革命，甚至对俄国也有相当的作用。

弥尔顿其他的政论小册子也都是英国革命时期思想战线上的猛烈炮火，特别是两次的“为英国人民辩护”，在欧洲大陆的政治思想界起了很大的影响。这些文章是用当时国际通用的拉丁文写的，旁征博引，理直气壮，驳得论敌体无完肤，挽救了共和国在国际的危机。事情是这样的：

1648 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国王查理一世被捕，判处死刑；接着成立了共和国。可是摇篮中的新政权，内外都有很大的困难。内部的困难是代表富商的长老派和新贵族的动摇、妥协；外部困难是国王党的反动势力仍然很大。

1649 年流传着一本冒名查理一世本人写的书，叫做《国王的面像》(Eikon Basilike)，大肆反宣传，说国王是怎样的好人，杀了国王是大逆不道的事。这书很能迷惑人心。弥尔顿便写了一本小册子《偶像的破坏者》(Eikonoklastes)粉碎了国王党的阴谋。这是弥尔顿作了共和国外文秘书后，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大胜利。

国王党在爱尔兰和苏格兰宣布查理一世的儿子为国王，称为查理二世，作为一切反革命运动的旗帜。查理二世

---

① Rubinstein: The Great Tradition in English Literature  
P.140.

和其他旧贵族们亡命在欧洲大陆——尼德兰和法国——想尽方法，号召欧洲大陆的君主们出来干涉共和国。欧洲各君主很多积极地响应这个号召，特别是法国的路易十四和他的廷臣们更加心急，他们匆匆地结束了正在进行中的三十年战争，想留下实力，好扑灭英共和国这个危险思想的策源地。因为那时候法国人民受英国思想影响最大，反封建的革命思想正在高涨。这些大陆国家——法、荷、葡、西——除了武装干涉之外，还在思想战线上大肆进攻。当时欧洲大陆上最有国际威望的大学者沙尔曼修(Salmasius)，受了查理二世的委托，用拉丁文写了个小册子《为国王查理一世辩护》(Defensio Regia pro Carolo I)，一面拥护专制政体，一面毒骂英共和国，给以弑君的罪名。这个小册子很有些煽动力量，充分地影响国际舆论，对共和国是极其不利的。那时弥尔顿虽然已经一目失明，医师又警告他，叫他暂时休息，否则双目全都得成盲；但他认为责无旁贷，为了争取自由，为了挽救革命的危机，宁愿牺牲自己的视力，去跟这个全欧最大的反动学者作激烈的笔战。他尽自己的学力、才力，用拉丁文写了《为英国人民辩护》(Defensio pro Populo Anglicano)把论敌的一切论点都驳倒了，并且把对方的人品也加以严厉的批评。那时沙尔曼修在瑞典女王克丽斯第娜宫廷中，受着很高的优遇与尊敬；这一下遭受弥尔顿的指斥，使他大失面子，便悄然离去宫廷。<sup>①</sup> 他恼羞成怒，搜索

---

① J. H. Hanford: A Milton Handbook P.111.

枯肠，极力企图反驳；但垂死阶级的理论使他不能理直气壮，竟在 1653 年死去了。有人说，这一场的论战太严重，太激烈了，竟忙瞎了弥尔顿，气死了沙尔曼修。

沙尔曼修死后，他的集团中有摩路(A. Morus)出来继续作战，写了《国王鲜血的呼吁》；弥尔顿就回敬他们以《再为人民辩护》，内容更加丰富，更彻底地粉碎了垂死阶级的苍白论点。《辩护》与《再辩护》两文传诵全欧洲，人们到处都谈论这件事。弥尔顿虽然瞎了眼，但他却在《给西里亚克·斯基纳》一诗中很自负地说道：

我一点也没有减少我的热心和希望；  
我仍旧要向上，向前迈进。  
你要问这是什么在支持我吗？朋友，  
那是道义呀，我为了保卫自由而失明，  
保卫自由，这是我崇高的职务，  
全欧罗巴到处都以这事为谈话的中心。  
这思想引导我穿透世界的假面具，  
我虽然瞎了也满意；我有了无上的指针。

思想战线上的主将弥尔顿，虽然因为论战用眼过度而失明，但他决不后悔，反而在完成了崇高任务和胜利之后，有了自豪的，愉快的心情。因为这一胜利不仅有利于英共和国在国际的威望，也有利于欧洲各国酝酿中的革命。

内战胜利后，共和国内部的困难是革命队伍中的阶级

分化；国王御用的国教会既被打倒，新树立起来的国家教派——长老会，却掌握在大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手中。他们强制信仰，于是其他教派就纷纷起来斗争，争取信仰自由。为了斗争，各城乡出现了许多的“圣会”，用长老会一主教的话来说，“在一个伦敦城就出现了八十个不同教派的圣会，这些圣会就从他们那些有资格的领导人——皮鞋匠，缝衣匠，制毡匠和这一类的庶民——那里听取说教。”<sup>①</sup>长老会的主教牧师们劝说克伦威尔用政治势力去压制“圣会”，企图用权力去强迫人民盲从大商人和新贵族的说教，好让他们肆无忌惮地“拿公共的福利来作买卖”。这时候，弥尔顿虽已失明，但他对外界的污点却看得分明。对于这污点，他很气忿，在1652年用充沛的热情写了一首十四行诗给克伦威尔，说明这情势的严重性，非用全力来斗争不可。他在诗里说明这个“和平的阵线”，跟战场上的阵线同样重要，他要维护良心的自由，即信仰的自由，其实质也就是维护人民的物质利益，他不愿清教的右派——长老派——窃取革命的果实。他骂长老会的牧师是“雇佣的狼”，他们的说教就是无穷的贪欲。诗云：

可是还有  
许多的仗等你去打；和平阵线的凯旋，  
跟威震战场一样：因为新的敌人起来

---

<sup>①</sup> 《新编近代史》第48—49页。

想把我们的灵魂扣上世俗的锁链。①

请从这些狼蹄下面，救起良心的自由，  
这些雇佣的狼，所传的福音是无底的欲求。

——《给克伦威尔将军》

弥尔顿和克伦威尔是属于独立派的，主张教会和国家分开而独立自主。这一派是代表中等工商业资产阶级和中等新贵族的政党，是英国革命的中坚分子。他们起初也能把小资产阶级，自耕农，以及一部分城乡的贫民团结在一起，把清教的右翼，动摇不稳的分子长老派镇压下去。可是到了克伦威尔独裁，作了护国公时，他就渐渐把以前的合作者淡忘了。那些曾把革命推向胜利的农民反而破产了。护国公时期，他确实为资产阶级做了许多事；镇压了王党的反动势力，又打败了大陆最主要的封建王国，可是他一面又要镇压人民运动，镇压人民中沸腾着要求深化革命的下层力量。对于这一点，弥尔顿是否看清楚呢？他虽然始终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但他也始终赞美克伦威尔，认为他的护国，是合于人民契约的原则的。他的缺点是崇拜个人英雄，没有重视人民自己的力量，没有积极为人民中要求深化革命的力量而向共和国斗争。这就是他的思想战线的终点。

到了克伦威尔死（1658年）后，形势急转直下。反动势力更加猖獗起来，右翼大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害怕人民深入

---

① 这一行是指长老会牧师劝说克伦威尔用权威去反对其他的圣会，以便满足他们的贪欲。

的革命力量，反过身来便欢迎国王党的复辟。革命的失败给弥尔顿带来了悲惨的晚景。可是他的反封建的思想是极其坚定的，他在这方面的堡垒是牢不可破的。他那不屈不挠的思想，组织在他最后的几部杰作(《失乐园》，《复乐园》，《斗士参孙》)里。他的勇敢而坚毅的崇高的品质，使他的作品不朽。

## 二 弥尔顿的坚强性格

弥尔顿的坚强不屈的性格，从少年时代起就开始发展了。最初是受他父亲的影响。他的父亲是个进步的思想家、学者和活动家，在牛津读书时，醉心于宗教改革运动，终于跟祖父闹翻了，以致不能承受遗产。他父亲酷爱音乐和古典文学，才气纵横；对子女教育非常注意，并主张天才教育。他给我们的诗人以音乐的训练，古典文学的基础，特别是爱自由的进步思想，爱真理和正义的无邪胸怀。

当诗人十岁的时候，父亲替他聘了一位思想进步的导师多玛·扬(Thomas Young)，是后来有名的反对国教监督制的小册子(Smectymnuus)<sup>①</sup>的作者，那小册子引起国内的轩然大波，赫尔主教出来给以猛烈的反击，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弥尔顿为此写了两个小册子，站在老师方面去参战。

诗人由于父与师的熏陶，很好地培养了正义感和坚强

---

① “Smectymnuus”是1641年出版的小册子的署名，由五个人联名的简写拼成。中间的 TY 就是“多玛·扬”的简写。

的性格。后来读了英国最初的唯物论者培根的书，便非常钦佩，他想用理性去接触世界，强调知识就是力量，思想和行动一致。可是在他进了剑桥大学（1625年）之后，却很苦闷，因为他对那些中世纪的陈腐课程和烦琐哲学的思想非常不喜欢。不久，他便把兴趣全部寄托在拉丁文的研究上，在学生时代就写了很多的拉丁文的诗歌和拉丁文的演说词，惊动了全校师生。

1632年他得了文学硕士学位。父亲本来希望他毕业之后去当新教的牧师，但他这时看清了国教会的腐败，不愿意跳进粪坑去，宁可回家去埋头精研文学。在家五年，把希腊、拉丁的古典文学全部熟读了，同时还写了许多作品。

书读够了，父亲劝他到欧洲大陆去旅行一周，开开眼界。于是在1638年动身到法国、瑞士、意大利等地去旅行。意大利是拉丁古典文学的故乡，是但丁、佩特拉克等文艺复兴运动先驱者的生地，是当代大诗人塔索和阿里奥斯托的国土。他在意大利各地除访问当代诗人之外，还特地访问了那时世界最伟大的科学家兼哲学家伽利略。这位巨人因坚持真理而遭受宗教裁判，送进牢狱，受种种的折磨。诗人写信给友人道：“这位老人，他对全宇宙都有莫大的贡献，但身体被折磨到这样不堪，精神上又有更大的痛苦，绝难希望他活得很久。因此，我们当赶快尽量地利用这样一位导师。”伽利略为了真理而至死不屈，成了弥尔顿终身的榜样。

他游了意大利之后，本想再游西西里和希腊，但他收到家信，知道英国已经开始革命运动，便不再往前旅行，而整

装回国。他说：

正当祖国的同胞们为争取自由而作战时，我却逍  
遥于国外，这是可耻的……

从此，他结束了自己的教育，准备把自己长期修养所得的知识、才能用在争取自由（革命）上。他回国（1639年）之后，便放下写诗的彩笔，去写战斗的散文小册子。先后发表的辉煌的散文有《离婚论》，《教育论》，《出版自由论》，《偶像破坏者》，《为英国人民辩护》，《再为人民辩护》等等。这些论文是他的精心结撰，可以看出他的热情奔放，才气横溢。他的小册子对于全欧洲的思想界起了很大的作用。在英国革命进行得最激烈的年代里，他就站在文化战线的最前列。他那如椽的巨笔，横扫千军，不下于克伦威尔在战场上的“铁军”。他在革命的实践，战斗的锻炼中，更发展了他坚强的性格。

复辟（1660年）之后，许多诗人、作者，背弃共和国而献媚于王朝。例如德莱顿（John Dryden）在未变节之前，歌颂革命领袖克伦威尔道：

他的伟大得诸上苍，  
不靠幸运，他自造了英名……  
他使我们成为大地自由的人民……

他还写诗为“弑逆”辩护，称颂克伦威尔处死国王的彻底。可是十八个月后，变节了的德莱顿却用同一支笔去写诗歌颂

王朝的复辟，写了《加冕颂》，哀念在共和国年代中那年轻的查理二世的流亡，竟不要脸地说：

为了他的远离，教堂和国家一致悲伤，  
教士们疯癫，朝廷里发生内讧；  
有阅历的老者堕入深沉的绝望，  
眼看叛徒们跋扈，皇朝遭殃。

“弥尔顿是位更伟大的诗人，更伟大的人。当那些被收买的胆怯的作家们背弃共和国而谄媚王朝的时候，弥尔顿的发言代表着最进步的、最坚强的革命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反抗那凶暴的压制。他用战斗的声音攻击那批复辟派……他挺立着不妥协，为了民主自由，为了政教分离，为了共和国，他相信假如共和国能继续生存的话，它可能把封建关系一扫而光。这时候并不是德莱顿而正是弥尔顿代表着十七世纪的真正的，朝前面看的知识分子——这是些不领干俸的，和不带桂冠的人；他们被羞辱，被禁锢，被吊死。和他同代的，以及后代的真诚的文化工作者，没有一个人不尊敬弥尔顿的坚贞，无论是贫穷、盲目、保王派的嘲骂，都不足动摇他分毫；后世一致赞美他的超绝的勇敢，和赤热的忠诚——他的不畏死亡的战到最后的参孙式的战斗精神。”①  
岁寒知松柏之后雕。革命高潮时期还不足以表现一个

---

① V·G·吉罗姆：《论十七、十八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几个诗人》，未转译，《群众》第9卷第14期。

斗士的坚贞品质，到革命低潮时，方才显出一个真正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高贵品质。

### 三 在《复乐园》中表现了诗人自己的形象

斯图亚特王朝复辟之后，对革命党人的报复非常残酷，已死的克伦威尔和埃尔登的尸首都要被拖出来受侮辱。弥尔顿是《偶像破坏者》和《为英国人民辩护》的作者，曾被逮捕。他虽然没有死，但此后的生活是够艰苦的，财产充公，妻和子女的死亡，朋友中有的惨死，有的变节，他自己的女儿把他所心爱的藏书一本本地卖出，以维持生活，更大的痛苦是双目成盲。可是他不为这苦难所压倒，他在这时没有改变思想，没有丧失立场，不过斗争的方式改变了些，他重整诗歌这个武器，再拿起写诗的彩笔，写出更伟大的作品，把他那白虹贯日的，磅礴的正气，发之于雄伟的史诗和剧诗。《失乐园》、《复乐园》和《斗士参孙》三部不朽的诗作，就是在那黑暗时期所发出来的灿烂的火光。

他这时候写诗比人家多了一重困难，因为双目失明，只能口诵，请人代笔。代笔的人没有固定，有时他的小女儿，有时外甥，有时其他朋友，谁来了就把诗笔交给谁。这样连续十几年，写出了那三部大作品，也算是非凡的苦斗。

三部诗作中，《失乐园》和《斗士参孙》的革命家形象是容易看得出来的；惟独《复乐园》则比较更含蓄，更深刻，从表面不容易看出。反动的资产阶级批评家利用它的宗教外

衣，歪曲地把它当作宣传宗教的东西，叫人不要注意它的战斗性。我们的同志中也有上了当的，说它是表现对革命绝望的心情，与革命脱节的作品。我们决不能从它的外衣去认识，我们要从作品本身去认识它的本质。《失乐园》反映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刻划了克伦威尔的形象。《复乐园》和《斗士参孙》都是表现诗人自己那至死不屈的革命家的心情的。弥尔顿把后二者合并出版是有重要意义的。《复乐园》用史诗的形式，表现生的伟大；《斗士参孙》用悲剧的形式，表现死的光荣。

《复乐园》所写的是耶稣在旷野绝食四十天之后，被恶魔试探的故事。但诗中所写的主人公很明显的不是福音书上的耶稣，而是诗人理想中意志坚定、目光远大的人物，他是个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他不受威胁利诱，始终站稳立场，脑筋清醒，时刻警惕着的革命斗士。换句话说，那是作者自己的形象，他自己的处境和心情的写照。作者在这诗里除了表现自己的心情之外，也借以树立革命的新道德，新人物的新品质。

《复乐园》并不是《失乐园》的续编，象一般资产阶级学者所说的。它是独立的，并有它的特征。两诗的不同点，除上面所说：一个反映英国革命和克伦威尔的形象，一个反映自己在复辟后的处境和自己的形象，借用的人物性格也大大不同。《复乐园》中的主要人物——神子与恶魔——跟《失乐园》中的这两个人物是大大不同的。他们的地位恰巧颠倒过来。《失乐园》中的神子，是暴君手下的一员亲信的

大将，是一个封建骑士的形象；其中的恶魔却是顽强奋斗的，有勇有谋的革命家的形象，作者对他流露了钦佩的同情。《复乐园》中的神子，不再是封建的骑士，而是出身于工人家庭的，具有完美革命道德的志士，他意志坚强，战胜一切的诱惑。《复乐园》中的恶魔也相反，是个僭妄的统治者的形象，是“天空和世界的老统治者”，他发现了寒微的木匠家中产生了一个伟人，会起来粉碎他“全部的威权”时，便准备拿起武器，保住他那垂死的“威权”，他“要在天空和地面这美丽的王国里生存下去。”①

《复乐园》主人公的形象，最大的特色是意志坚强，丝毫不动摇，作者时常拿自己年轻时的回忆和目前情况作为模特儿。例如写主人公的童年时代，则云：

当我做小孩的时候，我不喜欢儿戏，  
我只一心一意，认真地学习和实践  
于大众有益的事情，我想自己是  
为此而生，为推进真理和正义而生的。  
所以在我髫龄之时便已嗜读神的法律，  
那是我整个的嗜好，使我得以完全发展。②

这简直是诗人自己童年时代的回忆。论到青年时代的革命热诚则云：

---

①② 《复乐园》第1卷。

我心中火热，渴望英雄的行动，胜利事业——  
先把以色列人从罗马的羁轭中解放出来，  
然后去铲除全地球上凶残的虐政，  
征服傲慢的暴君们的淫威，  
直到真理得解放，公道回归原位……①

这是他的政论提纲，也就是英国革命的理论纲领。至于写目前恶势力的威胁，则是：

热带性的雷声隆隆，两极的天末  
起了片片乌云，从可怕的裂缝中  
注下倾盆大雨，夹杂着电光闪烁，  
水火调和在一起：风儿们也  
不肯安睡在岩洞里面，  
从四面八方冲了出来，  
冲到混乱的旷野里，前仆后继，  
把最高的松树连根拔起，  
虽然树高根也深，  
最刚毅的槲树也低垂了强硬的  
颈项，甘受阵阵狂风的欺压：  
强毅不屈的神子呀，您那时  
虽然捉襟见肘，衣不蔽体，  
却能屹然独立，不被动摇；

---

① 《复乐园》第1卷。